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要卷五千五百八十三

史部

五代史卷三十二

宋

歐

陽

脩

撰

死節傳第二十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

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為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鷄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

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
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
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
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
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
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為招討副使而
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
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

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彊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間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汎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

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為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

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未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

彥章不恭勤還第唐兵攻克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矟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

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
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
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
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
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
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
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
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與彥章同時

有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軍節
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
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
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
君親吾能死於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
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
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
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

分逆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為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瞻者焉仁瞻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為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瞻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畧通兵書事南唐為左監門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為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以仁瞻為

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瞻以為不可彥貞不聽仁瞻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于正陽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砦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於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為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

為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
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
疑不協仁瞻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
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
敗諸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
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
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
效誠款而仁瞻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

晟等至城下示之仁瞻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
降仁瞻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
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瞻病甚已不知人
其副使孫羽詐為仁瞻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瞻至帳
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
曰劉仁瞻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
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瞻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
軍節度使仁瞻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用

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為懷州刺史
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瞻卒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
春世宗以其難剋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
吾以旌仁瞻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
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
其死哉仁瞻既殺其予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
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瞻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

也當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五代史卷三十二

五代史卷三十二 考證

王彥章傳趙巖等日夜毀之乃罷彥章彥章馳至京師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敬勒還第。○臣文清按司馬光通鑑云趙張與彥章動

相違戾潛伺彥章過失以聞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
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與
此異

五代史卷三十二 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五千五百八十四

史部

五代史卷三十三

宋歐陽修撰

死事傳第二十一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為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

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
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
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
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
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
焉而戰沒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
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不能立傳者五人馬彥超附朱
守殷傳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

昭業見於
本紀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
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
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為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
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懼魏
軍不從乃遣劉鄆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
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為
鄆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
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鄆之兵然與滄州相

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
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
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
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洺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
使閻寶皆以城降晉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
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
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
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

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
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
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
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
圍而盡殺之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
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為宣武軍
校後奔于晉為衛護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

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鬪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為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壯之賜絹千疋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

荆南以魯奇為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
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
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

吳廢兵猶可戰而不戰魯奇食盡力窮而刎故取捨異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渠將洪嘗事璋後事唐
為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
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
曰爾為健兒我遇汝厚柰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
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巒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

爾為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
生璋怒然鏁于前令壯士十人割其肉而食洪至死大
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
事仁恭為銀胡祫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
奔晉以為飛勝指揮使梁晉相拒于莘遣思同築壘楊
劉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
為人敢勇善騎射好學頗喜為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

然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
雄武是時吐蕃數為寇而泰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
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
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
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以為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
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為先鋒指揮使兵入劔門
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
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為京兆尹西京留守應順元年二

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姦臣辛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已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懼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詡等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即以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

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瘡滿身士卒固
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
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興
元張虔鈞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鈞虔
鈞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軍自
西門入降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
麾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棄
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

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

引兵東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

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

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祖即位贈侍中

思同東走將自歸于天子

與元行欽走異故予其死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宗為廳直軍使明宗時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清泰

二年契丹數入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
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
兵聚謀遮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
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
年夏徙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為大同彰國振武威塞
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即以敬達為
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城連柵雲
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

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
旌旗相屬五千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
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
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
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鞍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
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為二其在北
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
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柏谷延光屯遼州

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濶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為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為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

遠即斬敬達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

收葬之

本紀責其不誅光遠而諷其殺已以降賊故不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其死者終嘉其不降

也然已雖不屈而諷人降賊故不得為死節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

進宗為淄州刺史萬迪為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

數百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

遠遂殺進宗出帝贈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

赦青州雖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

而斬之詔求進宗尸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為東頭供奉官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為軍卒事梁為拱宸都指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為號州刺史歷隨趙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為祁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擊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刻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敵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

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敵人忍以外裔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為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沒于敵云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為寧衛指揮使後事晉為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久邪因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為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

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拒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晉
軍後南擊欒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
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
二千為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
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
橋是時重威已有二志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
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

太傅

史彥超雲州人也為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
為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指揮
使戍于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
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
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
平彥超為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
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
超為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

者數四遂歿于陣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彥超戰死遽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衆世宗既惜彥超而憤無成功憂忿不食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恤其家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為妖以杖驅出之乃

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為著作佐
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為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
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
者晟也盡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是時
李昇方篡楊氏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為教
令由是知名晟為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
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昇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為
右僕射與馮延己並為昇相晟輕延己為人常曰金枕

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歲事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
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
號肉臺盤時人多効之周世宗征淮李景懼始遣泗州
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
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答乃遣禮
部尚書王崇質副歲奉表謨與晟等皆言景願割壽濠
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
楊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

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周兵所得揚泰諸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蠅丸書遺重進勸其反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

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杯土也永陵者昇墓
也及崇質還而歲興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
甚厚每朝會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
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歲問江南事
歲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丸書來上多
斥周過惡以為言由是發怒曰歲來使我言景畏吾神
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
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歲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

之歲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歲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歲既死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歲忠悔殺之名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景聞歲死亦贈魯國公

五代史卷三十三

謹案卷三十第二頁前七行以其橐裝之半獻之

刊本橐記橐據前漢書陸續傳改

第四頁前四行逢吉每見業等刊本每訛母據毛

本改



卷之四十一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劉天倉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五代史卷三十四至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
薈要卷五千五百八十五

史部

五代史卷三十四

宋歐陽修撰

五代史傳第二十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

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才能修節義而沉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

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

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
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
其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
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
從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
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故善振後
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

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
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
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三高士遨種
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
石為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
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
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為逍遙先生天福四
年卒年七十四遨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汚於榮利至棄

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絕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遨好飲酒奕棋時時為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為寶至或圖寫其形翫于屋壁其迹雖遠而其名愈彰與乎石門荷蓀之徒異矣與遨同時有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聞宮中

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而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為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

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
起去昂即趨出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
世果為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為戒昂父亦好學平生
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
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汚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
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
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上閣門上昂行義可
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以為宗正丞遷少卿出

帝即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贊者不知其世家為人沉厚寡言而有勇少為軍卒以戰功累遷洺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境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營欲以為亂福贊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贊以為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

位次福賀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賀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賀獄人皆以為冤福賀終不自辨以見殺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奏深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鳬

鄉為孝義鄉匡聖里為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丙子戶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闊闊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今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

五代史卷三十四

五代史卷三十四考證

鄭遨傳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

臣宗萬按明

宗紀曾祖敖謚曰孝質廟號毅祖則遨當作敖

五代史卷三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會要卷五千五百八十六

史部

五代史卷三十五

宋歐陽修撰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語裴樞純厚

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搢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
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輶車
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王袞冕南
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
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
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
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

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僉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唐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隳文蔚居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

輒加誅殺縉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梁太祖立仍以文蔚為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疾卒贈右僕射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士昭宗時為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特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謂其子凝式曰

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梁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為罷為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為唐容管經畧使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以為奇策時年十

三居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
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
何謬邪同大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為僧居
長安慈恩寺黃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
居田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
支使晉王李克用攻行瑜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
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兼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
職服除入唐為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

州以為掌書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為掌書記薦之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為刑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

六年柳璨為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為吏部侍郎太常卿唐亡事梁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為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為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贊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

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
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
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
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
還遂趣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為梁相五年卒贈侍中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為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趨
事唐為禮部尚書是時梁太祖已弑昭宗立哀帝唐之

舊臣皆憤惋切齒或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傳會
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渾河太祖躁忿急
於禪代欲邀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
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為冊禮
副使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辰
覆落之楷常慙恨及昭宗遇弑唐政出於梁楷為起居
郎與柳璨張廷範等相結因謂廷範曰夫謚者所以易
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謚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為太常

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駁議而廷範本梁客
將嘗求太常卿不得者廷範亦以此怨唐因下楷疏廷
範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
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
請改諡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梁太祖
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
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皆慙懼俯
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所以順

天應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首希
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
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
歸田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
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
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
意雖銳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
廨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

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為
節度副使已而病卒莊宗即位贈左僕射楷同光中為
尚書員外郎明宗即位大臣欲理其駁謐之罪以憂死
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者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為
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
臨畢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
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
皆不起崔遠判戶部又辟巡官或謂曉曰嵇康死子紹

自廢不出仕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為之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遷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為亂兵所殺贈右僕射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

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

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
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加之
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
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
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
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
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
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

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引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悵悵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

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卷三十五

五代史卷三十五考證

蘓循傳後論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一
本無求其二字今從監本

五代史卷三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要卷五千五百八十七

史部

五代史卷三十六

宋歐陽修撰

義兒傳第二十四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耶唐自號沙陀

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斌武之士往往養以為
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
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為明宗其
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
傳李存審後復以符氏
大顯故別自為傳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太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
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
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

子初名進通後改名嗣昭嗣昭為人短小而膽勇過人
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
常從用兵為內衙指揮使陝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
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二人梁軍救珙
嗣昭又敗之于胡壁堡執其將一人光化元年澤州李
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
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
慶攻梁潞州君慶為梁所敗太祖酖殺君慶嗣昭攻克

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洺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
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城走前遇伏兵
因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綿慈隰因大
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
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瑭叛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
汾州斬瑭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
降其刺史張瓊是歲梁兵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間
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

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憲隰汾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為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絕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內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為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為昭義軍

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已勝旦暮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

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
晉城德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
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闥遮留之嗣昭夜
遯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為契丹
圍之數十里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是時晉
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為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
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
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為賊射中腦嗣昭顧簾中

矢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諸子繼傅長
而懦其弟繼韜囚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
不暇究其事因即以為昭義軍留後繼韜委其政於魏
琢申蒙琢等常教繼韜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
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
問繼韜事繼韜且見誅因以語趣之繼韜乃遣其弟繼
遠入梁梁末帝即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
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

京師繼遠諫曰兄為臣子以反為名復何面以見天子
且潞城堅而倉廩實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愈
於往而就戮也繼韜不聽繼韜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
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為梁圍以夾城彌年軍用乏
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
厚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繼韜初無惡意為奸人
所誤耳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劉皇后為言嗣昭功
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數召繼韜從獵寵倅無

間李存渥尤切齒數詆責之繼韜懷不自安復賂宦官
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陰使人告繼遠令起變於
軍中冀天子遣已往安緝之事泄斬于天津橋其二子
嘗為質于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其
父反長復何為乎至是因并誅之即遣人斬繼遠以繼
儔知潞州事已而召繼儔還京師繼儔悉取繼韜伎妾
珍翫而不時即路其弟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大
兄不仁利其貲財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縗麻引

數百騎坐戟門使人入殺繼傅節度副使李繼珂幕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剄死嗣昭七子至明宗時子繼能坐笞殺其母主藏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襲皆見殺唯一子繼忠僅免繼忠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為援契丹求賂高祖貸于繼忠以取足高祖入立甚德之以為沂棣單三州刺史開運中卒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

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也世為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從擊居庸關以功遷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弘信以先鋒兵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莊宗擊劉鄆於故元城下洺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

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為鐵林

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為子從敗康
懷英於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援朱友
謙於河中與梁兵力戰稍中其口戰不已遷遼州刺史
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
趣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陀道先入太原以守鄩兵去
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莘遷代州刺史石嶺
關以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于太

原追贈太尉

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入闕破黃巢累以功為馬步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為子存信與存孝俱為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為之下由是交惡存孝所為存信每沮歛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太祖遣將兵救朱宣存信屯于莘縣為羅弘信所擊存信敗亡太祖子落落後從太祖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顧存信曰

昨日吾醉公獨不能為我戰耶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
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
卒年四十一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
之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為子常從為騎將文德元年河
南張言襲破河陽李罕之來歸晉晉處罕之于澤州遣
存孝與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還擊河陽
梁亦遣丁會牛存節等助言戰于溫縣梁軍先扼太行

存孝大敗安休休被執是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興
孟方立爭邢洺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
州存孝功為多明年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
李讜攻李罕之于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
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為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
圍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
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末穴者待爾肉
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鬪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

舞稍擒之李謙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唐以孫
揆為潞州節度使揆儒者以梁卒三千為衛襖衣大蓋
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間伺揆軍過
橫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朱崇節守潞州以
待揆聞揆見執皆棄去晉遂復取潞州是時張濬韓建
伐晉擊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濬別遣存孝
軍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陰地關濬退保晉州韓建走絳
州存孝攻晉州濬兵出戰輒復敗因閉壁不敢出存孝

去攻絳州濬建皆走存孝發臂善射身被重鎧橐弓坐
稍手舞鐵撻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
飛初存孝取潞州功為多而太祖別以大將康君立為
潞州留後存孝為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
及走張濬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邢州留後是時晉
軍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為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
求救於幽州李匡威匡威兵至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
存信有隙存信譖之曰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

不自安乃附梁通趙自歸于唐因請會兵以伐晉唐命
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以
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傅其
城掘塹以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得成裨將袁奉韜
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爾王俟塹成且留兵去
諸將非公敵也雖塹何為存孝以為然縱兵成塹塹成
深溝高壘不可近存孝遂窪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蒙
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讐乃存信構陷之

耳願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夫人入城慰諭
之劉夫人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
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為之耳太祖叱曰爾為書檄罪
我百端亦存信為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徇
然太祖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為之不視事
者十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
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祖與諸將博語及
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為不然太祖怒酖殺君立君立

初為雲州牙將唐僖宗時逐段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
蓋君立首事其後累立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故
殺之

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
以姓名養為子從太祖入關破黃巢以為義兒軍使從
莊宗戰柏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慈沁二州刺史
莊宗初得魏博以為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
法人有犯者輒梟首磔尸于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

上以功遷振武軍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為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為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笮維大艦為浮梁莊宗大喜解衣以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鎮州久不克而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代嗣昭為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為柵晉軍晨出薦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于陣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為洋州節度

使潞王從珂以鳳翔反漢韶與張虔劍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獨漢韶與虔劍軍不降俱奔于蜀事蜀歷永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于蜀

存璋字德璜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入關破黃巢累遷義兒軍使太祖病革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立莊宗為晉王晉王以存璋為河東馬步軍使晉自先王時嘗優假軍士軍士多犯法踰禁莊宗新立尤患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內為之清肅從攻夾城戰柏鄉

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遣王檀來乘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太原距守以功遷大同軍防禦使遂為節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尉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為軍卒善角觝太祖擊黃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後為義兒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而寓居至存賢為刺史曰徙城避敵豈勇者所為乃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距守卒不能近

遷武州刺史山北圍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兵
攻朱友謙于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
梁歸晉而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謀者因謂存賢曰河中
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
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即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
好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勝頗以自矜因顧存賢曰爾
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博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
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歎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

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
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即日以為盧
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五贈太傅

五代史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五代史卷三十七

史部

五代史卷三十七

宋歐陽修撰

伶官傳第二十五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

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

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為王至於為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

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為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篋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為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為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

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為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闥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為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二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為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

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
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飢汝縣民而空
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
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羣優
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
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
磨詰曰女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
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

新磨常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
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齧人莊宗家世夷狄夷
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
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
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
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
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
而不聞其佗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

高三人為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為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閨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辛鄴乃遣進等

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為姦軍士妻女
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
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
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
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乂崇韜之婿也進讒於莊宗曰
存乂且反為婦翁報仇乃因而殺之朱友謙以染河中
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
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

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寃
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史彥瓊者為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
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
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
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
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
子建徽為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祕其事夜

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巡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

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為從馬直指揮使
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為叔父而皇弟
存乂又以從謙為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
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寃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
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
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為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
士曰罄爾之貲食肉而飲酒無為後日計也軍士問其
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鄆盡坑爾曹軍士信之

皆欲為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
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
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為拒四月丁亥
朔朝羣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
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
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
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
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于絳

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
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
陵以從謙為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
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
戒哉

五代史卷三十七

謹案卷三十五第一頁後二行軒轅天市刊本天

訛大據毛本及唐書天文志改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錄貢生臣郭棣泰